

周易注疏卷第五

掃葉叢書



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震下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

復利有攸往



正義曰復亨者陽氣反復而得亨通故云復亨也出入无

姚廣孝集

五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黃苗子郁風基金會贊助

姚廣孝集 五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六年·北京

黃苗子郁風基金會贊助

姚廣孝集 五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六年·北京

姚廣孝集卷二百十九

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九十·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至五月

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乙巳朔 享太廟

○命故東筦伯何真子榮襲父爵。誥曰。當元之季。海內兵爭。群雄割據。不可勝數。其間能識時務而審去就者幾人哉。爾何榮父東筦伯何真。昔能輯眾保有嶺南。俟朕平定之秋。不勞師旅。即納其土地而全其民人。可謂深識時務者矣。朕嘉其誠。錫之封爵。近以高年令終。朕念不忘。今特命爾榮襲封東筦伯。爾其益勵忠誠。毋墜先業。永保祿位。以傳後人。敬哉。

丁未 歲星留太微垣。熒惑犯壘壁陣。

壬子 河南蘭陽縣民陳濟樵等二人年百歲。各賜里仁冠。黑角帶。圓領衫。人月給酒三斗。肉五斤。歲加帛一疋。絮一斤。河間府南皮縣民李敬先等年九十餘。月給酒三斗。肉五斤。歲加帛一疋。絮一斤。平陽府平遙縣民梁義等年八十餘。月給酒三斗。肉五斤。各復其家。詔縣官時加存問。餘皆如例行之。

○遣行人董紹往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曰。爾居海島中。號令群夷。以主其國。苟無恩信敷布于下以撫馭涵育之。安能君長一方。傳及子孫。保無虞邪。爾近遣子來朝。即令中使送還本國。迨還。言爾所為鮮率厥典。朕初不之信。及以麻林機所陳爾國之事較之。乃有可信不誣者。今年四月。復得安南奏

云。行人劉敏道出占城。真臘所貢象五十二隻。占城令人詐為強寇。攘奪其四之一并奴十五人。益知爾居南夷不知尊敬中國。但以劫虜為生。且強寇雖日行不義。尚識長幼尊卑之序。均分後出之理。豈可為一國之長而可肆侮天下之大君哉。且如往歲所進象奴二人。自送爾子還。竟藏匿不遣。爾之所為若此。一則無以小事大之心。一則失交鄰國之好。信義俱亡。何以保國。爾其滌慮改圖。毋貽後悔。癸丑 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師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觀童所居營。忽聞有聲如礮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眾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太陰入太微垣。

乙卯 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朝廷厚恩。奉聖主威德。提十餘萬眾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恐軍麾一動。難可復止。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煙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車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眾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眾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

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丙辰 廣西都指揮使司言。平樂府富川縣靈亭山。破紙山等洞。徭二千餘人占耕內地。嘯聚劫奪。居民被擾。其恭城。賀縣及湖廣道州永明。江華等縣之民逼近徭洞。亦被其害。比調衛兵收捕。即逃匿巖谷。及兵退。復肆跳梁。臣等欲於秋成之時。統率所部會永道諸衛官軍屯駐賊境。扼其要害。收其所種穀粟。彼無糧食。勢必自窮。乘機禽戮。庶可絕其後患。從之。

丁巳 湖廣五開至靖州置驛十二。驛夫以刑徒充之。仍令屯田自給。

己未 詔各衛覈實軍伍。有匿其己子以養子代役者。不許。

○夜。月食。

壬戌 時高麗王禡表言文高和定等州本為高麗舊壤。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以為統屬。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數州之地如高麗所言。似合隸之。以理勢言之。舊既為元所統。今當屬於遼。況今鐵嶺已置衛。自屯兵馬守其民。各有統屬。高麗之言。未足為信。且高麗地壤舊以鴨綠江為界。從古自為聲教。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為其自生釁端也。今復以鐵嶺為辭。是欲生釁矣。遠邦小夷。固宜不與之較。但其詐偽之情。不可不察。禮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國王。俾各安分。毋生釁端。

癸亥 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已破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去滇池。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前此之勝。微指揮吳良堅守小寨。亦幾受侮。汝慎勿輕之。務在持重。相機決勝。覆其巢穴。乃為善爾。若其徇款請罷兵。可諭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金。并進馬萬五千匹。景東累喪軍士。令貢象五百牛三萬象奴三百人。彼果順命。如數入貢。即許之。

甲子 惠州府龍川縣民蘇文山聚興寧縣惡少千餘作亂。歸善縣充警人甘秀榮等亦聚眾千餘寇掠長樂縣以應之。事聞。命廣州右衛指揮僉事吳誠。率所部兵會贛州衛指揮同知張泰等軍捕之。俘斬賊眾一千九百七十餘人。餘黨潰散。以其降寇送京師。

丙寅 命都察院遣人往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輕者但錄其過。毋毛舉細事。以興大獄。如府縣官俱當逮問。必存署事者一人。俟代者至。然後逮之。時綸初至江西。欲張威名。有司受逮者眾。上聞之。故有是命。

己巳 以胡敬為羽林右衛世襲指揮使。敬。前軍都督僉事通之子也。

○太白晝見。

庚午 雲南廣西府知府普德。彌勒州知州赤喜。師宗州知州阿的各遣人貢馬。詔賜文綺。鈔錠。

辛未 賜蘇州等衛將士二十萬九千三百餘人白金十萬九千九百餘兩。鈔三萬錠。布三十萬七千六百疋。

壬申 陞左通政茹瑺為通政使。以右通政祝春為左通政。禮部司務范讓為參議。

○以韃靼酋長孛羅帖木兒為廬州衛指揮僉事。仍領所部韃官二百五十人。

癸酉 置辰州衛中左二千戶所。

○普定侯陳桓率師駐畢節。初詔桓等自永寧抵畢節。度地里遠近。夾道樹柵為營。每營軍二萬。刊其道傍林莽。有水田處分布耕種。為久遠之計。且與西平侯沐英相為聲援。至是桓等師至畢節。

○是月。龍州土官趙帖堅病。以其從子宗壽代署州事。

○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破故元將哈刺章營。獲其部下軍士一萬五千八百三戶。馬駝四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匹。

五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

乙亥 賜韃靼諸王阿魯禿等百五十人鈔二千錠及文綺有差。

丁丑 陞長沙衛指揮同知楊春為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夜。有星大如杯。青白色。起自紫微西蕃內。北行至近濁沒。

戊寅 上謂戶部右侍郎楊靖。都御史詹徽。工部右侍郎秦達。兵部左侍郎沈縉。刑部右侍郎趙勉。通政使茹瑺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於倉庾出納。恐軍民不便。今欲將民間歲租較定其數撥與之。每歲秋成。即令編戶送至其家。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即為朕議之。且令應天府將今歲民租先對一衛試行之。果便軍民。則著為令。

甲申 以胡觀為駙馬都尉。尚第十一皇女南康公主。觀。東川侯海之子也。

○遣使齎勅諭贛州征進指揮同知張泰。鎮撫彭祥等曰。近者。送至降寇。特命法司訊之。咸言有司貪墨。守禦官軍擾害。以故逃竄山林。群聚為盜。原其情豈得已哉。今特有之。給衣物放還。可遣往諸寨說餘寇。使其自新。少壯者令赴京。老疾幼弱悉縱之。俾各復業。不從者然後以兵捕之。

乙酉 五色雲見。翰林院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為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丁亥 命禮部。凡公侯。都督之家。自今子女婚嫁。皆以物賜之。

戊子 賜北平薊州等衛官軍十五萬三千餘人鈔四十六萬七百錠。綿布二十五萬五千一百匹。綿花十七萬四千三百斤。

○播州宣慰使楊鏗遣弟孟仁等貢馬。賜孟仁以下鈔有差。

庚寅 皇第二十四子棟生。惠妃劉氏出也。

○詔吏部自今誥命。丹符許用勅命之寶。

○海西侯納哈出及部屬將校脫因不花塔不歹等妻子九百三十四人至京。各給完聚。

壬辰 韃靼朵爾只率其徒來降。授朵爾只百戶。餘為總小旗。

○命俺得迷失等往遼東。海西等處招撫夷民。各賜衣物。

甲午 以山東按察司僉事高昌安為禮部員外郎。

○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表曰。覆載之間。生民總總。有君則安。無主乃亂。故天命有德。歷世相承。而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運有短長。國有興喪。此古今明鑒也。欽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德合乾坤。當元之季。海內失馭。故天革元命。全付所有于陛下。今二十年於茲矣。近者。胡主遺孽倔強塞外。不肯歸德。陛下復命臣率馬步十數萬。與諸將併力進討。臣等既踰大磧。復度黑山。入敵境而煙火不驚。飲將士而水泉自湧。以四月十二日勒兵至捕魚兒海。直抵穹廬。覆其巢穴。夷虜之眾悉來降附。此皆陛下聖德神威被于四表。故不費寸兵。以收奇效。臣等本無禦侮之才。過受闕外之寄。仰膺神筭。幸底成功。尚思宣布皇仁。輯安餘眾。邊庭無警。萬方仰中國之尊。華夏奠安。兆姓享承平之福。上覽表。顧謂群臣曰。戎狄之禍中國。其來久矣。歷觀前代受其罷弊。遭其困辱。深有可恥。今朔漠一清。豈獨國家無北顧之憂。實天下生民之福也。群臣咸頓首稱賀。遂遣使賁勅書勞玉等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遭遼金之窘。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于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羶之風。汙濁九州。遂使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驅胡虜于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眾。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及今弗翦。恐為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十餘萬眾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玉親拘納哈出來降。今茲復能躬擐甲冑。驅馳草野。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蹠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璽遠遁。諸王。駙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過之。今遣通政使茹瑄。前望江縣主簿宋麟齋勅往

勞。悉朕至懷。

乙未 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上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刑部以聞。上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遂和好如初。

丁酉 刑部侍郎高鐸等奏定雲南官吏軍民犯罪律條。

戊戌 南昌府豐城縣民言。農民佃官田一畝。歲輸租五斗。誠為太重。願減額以惠小民。戶部定議一畝輸四斗。上曰。兩浙及京畿土壤饒沃者輸四斗。江西群縣地土頗磽瘠。止令輸三斗。著為令。

辛丑 晡雷震玄武門獸吻。

壬寅 命刑部。都察院。凡罪人當籍其家者。如謀叛。姦黨。造偽鈔之屬。則沒其貲產。丁口。餘者止收貲產而不孥。仍以農器耕牛還之。俾為衣食之本。

○袁州府萍鄉縣民有稱彌勒佛教惑民者。捕至。誅之。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九十

姚廣孝集卷二百二十

明太祖實錄卷之一百九十一·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癸卯朔 水西宣慰使靄暉。貴州宣慰使宋斌等遣使來貢馬。賜鈔有差。

○晡。暴風。雷震洪武門獸吻。

甲辰 信國公湯和還鄉。賜勅諭之曰。天地之意。將康兆民。間生英材。潛居草野。當前代之運季。命朕肇興。爾和天遣置諸左右。智勇過人。曩者偃天下之兵。由爾冒冰霜而立伍。突炎暑以行師。飢不期食。渴不時飲。受危於兩陣未決之時。獲生於合變須臾之間。若此之勤苦憂勞。非一歲月而成功者也。乃三十餘年矣。今天下大安。爾亦年邁。命歸鄉里。營府以居。今告府完。挈家以往。嗚呼。三十年于茲。視以尋常。今忽言歸。陡然歔歔不能自己。由同患難於有年。致若是之傷也。且爾昔者之勳已著彤庭。往日之勞。今為民福矣。嗚呼。功名遂。爾我同心。丈夫至此。垂名不朽矣。今特賜白金四十錠。黃金六錠。鈔三千錠。綵段四十表裏。爾其領之。勅和夫人胡氏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啟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挈家避難。度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啟家信國。立勳業于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携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墨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啟家之勞。白金二十錠。黃金四錠。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

夫人領之。先是和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嘗進對上前。從容乞骸骨。時公侯皆在京師。見和之請。亦次第以為言。上嘉之。各賜鈔萬錠。俾建第于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民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強為朕一行。視其要害地。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奉旨即行。自閩越並海之地。築數十城而歸。至是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故有是賜。

○故元降將完者帖木兒等七人進馬。賜鈔五百錠。

乙巳 西平侯沐英上雲南前衛指揮張因功狀。因言便宜事。先是。上遣舍人潘旺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命普定侯陳桓領步騎二十餘萬為爾聲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桓未及至。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河觀軍實。而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由雲南內地之人互相扇誘。今欲大舉殲滅之。若於數十萬兵中精選十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賊聞之。必率眾來援。因逆擊之。其勢必克。但巢穴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越州。羅雄。把哲諸夷悍鷙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糧餉。一以警懾餘眾。使賊聞之。姦計自沮。仍於寬衍之地為來歲屯田之計。內地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為強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威德。上然之。仍命賞張因之功。

丁未 遷刑部尚書唐鐸為兵部尚書。

○賜韃靼諸王阿魯禿等二十一人白金四百二十兩。

戊申 皇第二十五子櫛生。麗妃葛氏出也。

癸丑 命中軍都督府發河南祥符等。十四衛步騎軍萬五千人往征雲南。

甲寅 皇第二十八孫肇輝生。魯王世子也。

己未 給賜來降韃靼酋長住古等六十五人鈔各三十五錠。

庚申 賜新授指揮韃靼王子曲里帖木兒等一十八人白金一百兩。鈔一百錠。

○夜太陰入羽林軍。

辛酉 安慶侯仇成有疾。上聞之。遣人賜內醢。以書勞之曰。自朕創業以有九有。惟卿中外勤勞。未嘗畏憚。邇年以來。海宇雖已寧謐而遐遠小夷尚有弗庭者。以故累卿久鎮邊陲。東西攻守。恒無寧歲。近喜氛祲廓清。朕將偃戢六師。修文德以妥黔黎。卿雖高年。亦得華居美食。共樂昇平。忽聞感疾。實疚朕懷。是用遣人存問。嗚呼。當四方征討之時。挺戈萬里。櫛風沐雨。何暇自恤。疾之所生。良由是也。然今者澤被生民。功施社稷。豈不酬大丈夫之志願哉。爾尚慎藥石。節嗜慾。永臻眉壽。副朕至懷。

壬戌 賜來降韃靼指揮失里把禿兒白金一百兩。鈔一百錠。

○大白犯右執法。有星大如雞子。其色赤。尾跡有光。起自壘壁陣。西南行至游氣中沒。

甲子 上諭戶部右侍郎楊靖等曰。曩者山東青州諸郡歲侵。有司坐視民飢。不即以聞。及朕遣使賑濟。漕運稍遲。尚有飢死者。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於境內定為四所。於居民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

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局鑄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也。

○西平侯沐英奏。東川諸蠻據烏山路。劫寨而叛。其地重關複嶺。崖壁峭險。上下三百餘里。人跡阻絕。請討之。上乃命穎國公傅友德仍為征南將軍。英為左副將軍。普定侯陳桓為右副將軍。景川侯曹震為左參將。靖寧侯葉昇為右參將。統領馬步軍往討之。

○給賜福州等衛軍士十九萬九千二百餘人。鈔五錠。

丙寅 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起自北斗魁。至第三星旁沒後。有一小星隨之。

己巳 徵隱士謝天啟以為山西布政使司右參議。

辛未 遣神樂觀道士解性初往祭雲南各府州縣山川。

○壽春公主薨。賜明器。儀仗以葬。

壬申 給賜福建福興等衛軍士十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布二十一萬三千五百疋。綿花五萬八千五百斤。鈔各有差。

○是月。上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勅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效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由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

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為公侯。小者為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由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眾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餓以死也。夫為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頒賜軍士護身勅。上念軍士艱苦。為將領者不知愛恤。多致怨咨。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辭。為護身之勅。頒示軍士。永為遵守。於是軍士莫不感悅。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九十一